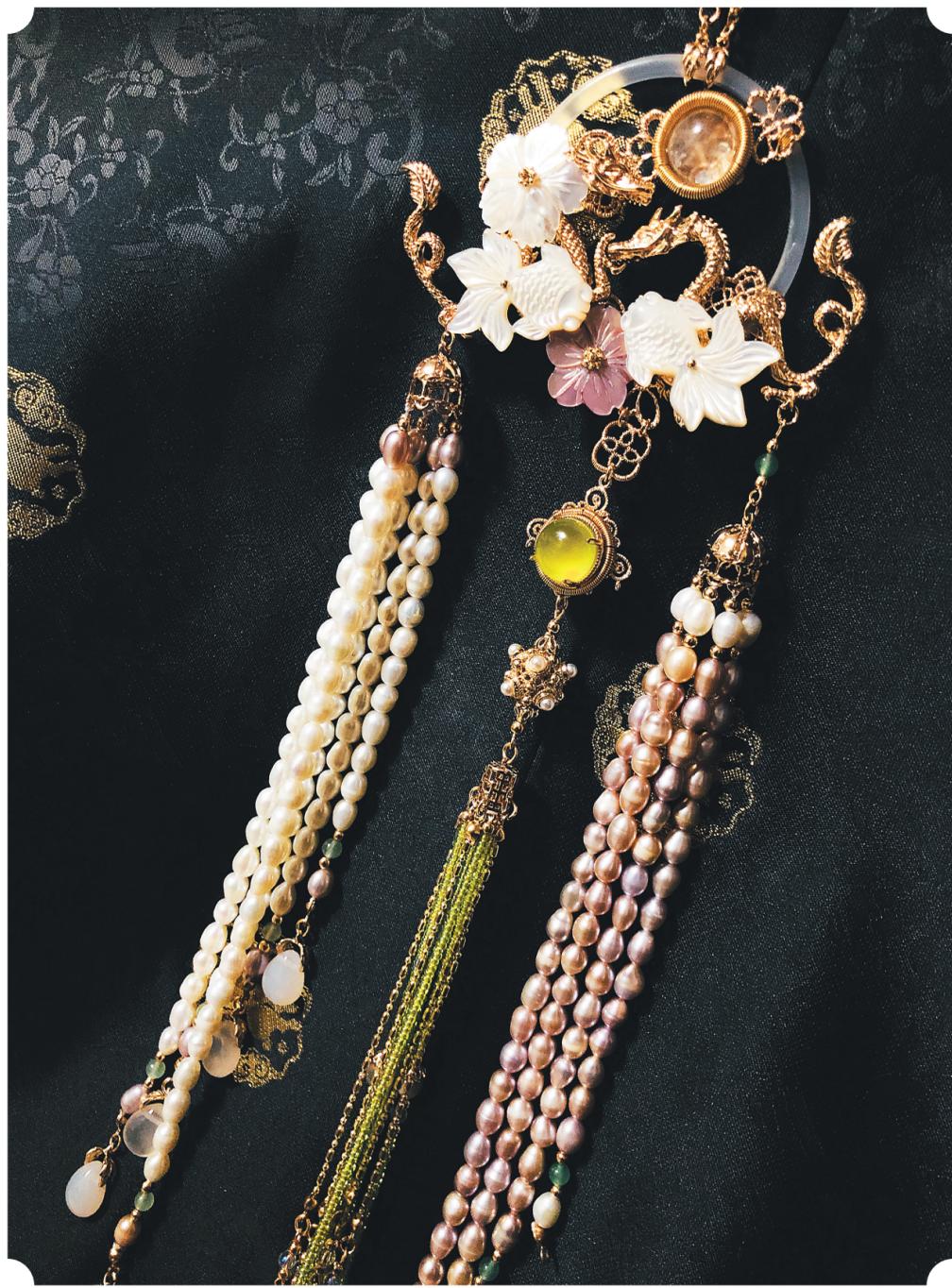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义乌草根文化达人

# 黄晓雅：挽起三千丝 一心为『簪娘』



流苏禁步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入袂轻风不破尘，玉簪犀壁醉佳辰。精致的发簪自古以来便与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或是簪于鬓发之间，或是藏于柜匣之中，它都是中国女子心中明媚的一抹温柔。一支支发簪在工匠手里反复打磨，精雕细琢，最后才能成为万千云鬓上的点睛之笔。

在义乌就有这样一位女子，她用灵巧的双手打造出一支支簪花钗环，挽起女子的三千青丝。她就是黄晓雅，一位“90后”簪娘。



珠花发梳



掩鬓发梳

## “快不得”的手艺



米珠软璎珞

所谓“簪娘”，其实便是做发簪以及各类传统汉服配饰的姑娘，她们用最细腻的心思，将铜丝铁片撵揉，饰以珍珠宝石，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想要制作发簪的念头始于2018年初，在一场汉服游园会上，黄晓雅与众多穿汉服的姐妹一同参与活动。其间，女孩们相互讨论着各自的发钗发饰，交流搭配钗环首饰的心得。不同风格的服饰要搭配不同的配饰，每个姑娘手中都攥着一大把风格迥异的饰品，却时常觉得没有合适的首饰搭配衣服。“我为什么不自己试着做一个发簪呢？”说干就干，第二天，黄晓雅便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采购，开启了她的簪娘之路。

“一开始入门的时候是很盲目的，并不明确自己想要什么。”黄晓雅说，这是一个大批量生产的快消费时代，比起一针一线的慢工细活，人们更愿意追求高效与迅速。但是制作发簪是一项快不起来的工作，从挑选素材，到搭配色调，再到器物定型，每一步都精密、繁琐。

“这件作品，看似小巧普通，仅仅是将米珠串联这一项制作工序，就需要花费一整天以上的。”黄晓雅手中的这串饰品名为“软璎珞”，在搭配汉服时功能颇多，既可以当作装饰颈部的璎珞项链，也可以作为装饰发型的“围髻”。雀蓝色的珠子在阳光下折射出蓝绿两种光泽。据介绍，这是一种进口材质的玻璃米珠，形如米粒，中间有细孔，常用于制作珠花或项链。

通过鱼线将4000余颗雀蓝色米珠编织成网状，并适当点缀红色米珠，一件软璎珞才堪堪成型。“制作普通饰品只需要一台机器，运转一天可以产出成千上万件成品。”黄晓雅说，一件手工发簪，却需要簪娘用一两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悉心制作，每件作品都凝聚着簪娘的一番心血。

## 从生活中找寻灵感

一件首饰从最初的灵感到完成制作，大概要花两周的时间。每当看到喜欢的样式，黄晓雅都会忍不住想要创作，但从“想到”到“得到”，中间还有一个“做到”。用什么材料，搭配什么样的素材，使用什么样的工艺，如何将思维碎片组织成完整的作品？这都需要漫长的实践。

金银铜器、玉釉珍珠、玛瑙翡翠……制作传统首饰的材料多达上千种，如何才能展现出最美的搭配？当然要从结构框架、材质统一、色彩搭配上入手。其中一件飞凤发簪是她的得意之作。当初，为了能更生动形象地展示凤凰发簪的飞舞状态，黄晓雅找寻了多种长羽鸟类飞行时的图片资料，用了一周时间初步构思出凤凰的身形姿态，再经过多次模拟勾画，才最终确定

了飞凤发簪的整体造型。这只镀金铜制的凤凰约手掌大小，身上分出五支尾羽，每一片羽毛形态各异，但细节制作又和谐统一，由铜丝拧成，羽毛顶部镶嵌着红色玛瑙石，熠熠生辉。每一片羽毛至少需要两小时来勾勒，整只飞凤发簪的制作，需要不下两周时间。



多宝发钗

## 传统美学支撑现代作品

簪娘制作一支发簪，最耗费的无疑是精力。一支出彩的发簪，不仅仅需要巧妙的设计，更要了解发簪背后的文化，否则它就是一副空皮囊，没有传统文化底蕴支撑，就失去了灵魂。步摇是深受古今女子喜爱的发饰，它的制作颇有讲究。《释名·释首饰》曾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黄晓雅介绍，步摇的概念，始于两汉时期，最初用于贵族礼服。其形制多为凤凰蝴蝶类，或缀有流苏，随着佩戴者走路而摇曳生姿，故名步摇。随着时代的变迁，步摇的花式愈加繁复，渐渐衍生出起伏卧状的鸟兽花枝等形态。为贴合现代需要，又不失传统，目前簪娘们制作的步摇多为花枝、龙凤主题，镶嵌玛瑙玉石，坠之珍珠流苏，整体造型轻盈飘逸，晶莹璀璨。

有时，黄晓雅也会模仿一些出土文物题材，加之时代审美来创作。她曾仿制过极负盛名的“李静训镶珠宝金项链”，这条“金镶玉”造型的项链，取材珍贵，制作精巧。链条由二十八颗镶有珠宝的金珠构成，上端装有扣钮，扣上镶有刻着鹿纹的蓝色宝石；项链下端是一组制作华美的坠饰，共分两层，上层以金镶宝石制成花朵，下层系一



天然石花瓣步摇

## 革命老区村——北金山

浙江一地，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浙江民众素来刚毅强悍，对于外来侵略者皆能奋起反抗，不获胜利誓不罢休。故前贤有言：“越地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明代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专门招募彪悍勇武的义乌人，组成义乌戚家军征战福建，连战连捷，把骚扰东南多年的倭寇一扫而空。四百多年后，英雄的义乌人在北金山这个小山村中再次上演了奋勇消灭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

在浙中金衢盆地东北角，会稽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邻近三县市（诸暨、义乌、浦江）的高峰胜景，名曰“湖山屏”，山中有一座千年古刹——瑞云寺。此寺庙曾是抗日武装“金义联军第八自卫大队”的根据地。

194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义乌，从此义乌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反抗。离瑞云寺六七华里的大陈镇鸡头山上高高地筑有日本鬼子的两个碉堡，这里驻扎着一队日本兵，经常到北金山一带烧杀淫掠，从此民不聊生。

1942年7月，金属地区党组织在义乌柳村会议上决定建立抗日武装“金义联军第八自卫大队”，第八大队建立后，燃起了义乌人民抗日的熊熊烈火。

7月下旬的一天，第八大队负责人江征帆一行三人化装成便衣，来到北金山荷西塘、古塘洪、里楼、殿后等自然村，登上了湖山屏，观看了瑞云寺。他看到湖山屏是诸暨、义乌、浦江三县的交界点，离大陈的日本据点又近，居高临下，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实乃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决定在此山中建立一个地下抗日根据地。

江征帆又深入北金山附近农家，当得知许多村民房屋被日本兵烧尽，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对日本兵恨之入骨，毅然决定在北金山一带发展抗日武装队伍。他接触的第一位村民就是房屋被日本鬼子烧毁的陈沛易。当陈沛易得知能与日本鬼子对着干，欣然同意，成了一名抗日战士。在江征帆的指导和帮助下，他进步很快，又动员自己的伙伴陈洪三（今年100岁，仍健在）、陈沛友参加第八大队。他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名曰“第八大队义北小组”。他们经常上山砍柴的名义上湖山屏，传达上级指示，讨论如何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斗争。

金义联军第八自卫大队不断壮大，下属的义北小组成员也不断增多，在陈沛易等人带领下，仅北金山村内又有楼洪有、楼贤寿、楼金生、骆荣寿、郭君泗、陈洪呈等6人加入了第八大队，成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部队中的一支劲旅，大大打击了大陈区块的日寇和顽军的嚣张气焰。

那是1943年6月的一天，从大陈据点出来了三个身带刺刀和手雷的日本鬼子，想抢掠百姓财物，捞点油水。当他们走近荷西塘村口时，被第八大队义北小组战士楼贤寿发现，他随即悄悄地报告给了陈沛易，两人又分别通知其他在家的队员和村民。

三个鬼子看见村口内一只母鸡，三人正想围扑上去时，陈沛易一声大吼“打鬼子啰！”顿时，埋伏在四周的第八大队的战士和村民一拥而上，拿着长矛、扁担、木棍，跟在手中握着驳壳枪的陈澄树（当时只有一把枪）后面。手握驳壳枪的陈澄树拢着双手慢慢向三个日本兵靠近，大约相隔40米时，他对准其中的一个鬼子扣响了扳机，是紧张还是鬼子晃动没打中，又打了第二枪，子弹卡壳了。说时迟，那时快，跟在陈澄树后面的战士高喊：“打日本鬼子啰！”这时荷西塘自然村村民杨国宝、陈勤主，古塘洪自然村的陈维荣、陈鸿海等人也闻声赶来，把日本鬼子团团围住。三个日本鬼子听到枪响和呐喊声，知道是活动在义北一带的第八大队的游击队来了，吓得魂不附体，慌不择路，一个跳入水田中。

三个日本鬼子连滚带爬逃到荷西塘自然村横塘塘塘边时，游击队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把逃到最后那个鬼子一阵棍棒狠打，顿时就被打得一动不动。另外两个亡命鬼子看见同伙已打倒，想回救可已寡不敌众。两鬼子背靠背进行顽抗，其中一个鬼子从村民手中夺走了一支长矛，嘶嘶力竭刺向冲在最前面的村民杨国宝，杨国宝防不及，被刺穿肚子，肠子外翻，血流如注。可杨国宝仍受伤不下火线，与游击队员及村民一起猛打鬼子。看见杨国宝受伤，村民们更加愤怒，一齐围打刺伤杨国宝的鬼子，把这个鬼子打成肉浆，命归黄泉。第三个鬼子趁大家打第二个鬼子间隙，转身想溜。可送上门的“日货”，怎能轻易让他溜走，村民陈维荣用锄头猛敲下去，鬼子“哇”的一声，应声倒下，在旁的游击队和村民又一阵猛打，鬼子血肉模糊不清，一下毙命。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游击队员碰了头，陈沛易简单总结了这次打日本鬼子经验后，一再强调说：大家要统一口径，三个鬼子是第八大队游击队杀的，村民要严守秘密，参与者绝不承认自己和打死鬼子有关。让大家先回家安排一下，天亮之前都要登上湖山屏，鬼子可能要来报复扫荡。临走前在一个鬼子口袋里放上一张纸条：“打死鬼子者第八大队”。

天有不测风云，令人意想不到的的是打死的第一个鬼子，在水田里泡了三四个小时竟然“死而复活”，乘夜色爬出了水田，刚好遇见后畝村奸张朱彩（后被游击队枪杀）。张朱彩想邀功领赏，把还有一口气的鬼子连背带拖送到大陈日本鬼子的据点。

更疯狂的报复扫荡开始了，大陈据点从诸暨调来一大队鬼子兵，抬着奄奄一息的那个日本兵，先来到荷西塘自然村，闯进杨勤林临时搭建的草棚内。当时杨勤林已躲在山上，草棚内只有59岁的老母、33岁的老婆和三个分别7岁、5岁、3岁的女儿。当鬼子问及昨天是谁打死了日本兵时，两个女人都摇头说不知道，凶残的日本兵就把一家五口人全部用刺刀刺死，房屋内血流成河。

抬来的鬼子死了担架人，鬼子兵又把两位日本兵尸体从水田中抬了上来，当看见“打死鬼子者第八大队”时，日本鬼子，更是凶相毕露，再一次凶残地采取了三光政策。北金山所属的里楼、古塘洪、殿后三个自然村786间房屋全部烧尽，连同一度曾被老百姓视为圣地，共四个自然村片瓦不存。见人就杀，杀死未出逃村民25人；见女人就好，奸淫未出逃妇女24人。但日本鬼子始终不敢上湖山屏一步，害怕高山密林中的游击队将他们消灭。

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更激怒了北金山山人的仇恨，1943年12月，义乌大畝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上，在总结抗日战争战果时，曾提到北金山打日本鬼子一事。会议后，成立了英勇大队，北金山村内义北小组9名游击队战士编入了英勇大队，又吸收了十余人参加。英勇大队曾多次去大陈鸡头山日军碉堡下面侦察，想摧毁这两个碉堡，但因弹药不足，未能如愿以偿。随着英勇大队的不断强大，大陈据点的日本鬼子只能龟缩在几个碉堡内，再也不敢出来作威作福。后来英勇大队战士也随部队北撤编入新四军。

解放后，湖山屏一度曾被老百姓视为圣地，凶残的日本鬼子在北金山受到重创。驻扎在湖山屏的游击队员和部分老百姓始终安然无恙，未受到任何攻击和侵害。

回顾历史，1942年义乌北金山村民的抗日杀敌壮举，正是抗日洪流中一朵奇特的浪花，激荡飞溅，名扬后世。

金山